**圆桌派第三季第18集 看戏：看门道与看热闹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梁文道、王珮瑜、王蒙**

窦文涛：今天我这个一上香，我耳边响起的是呛呛呛呛，瑜老板来了，瑜老板。

王珮瑜：各位老师好，王老师好。

窦文涛：当然，今天还有个更大的王，咱们王蒙老师，王蒙老爷子。

梁文道：王老师，好久没见王老师。

窦文涛：王老师这个万寿无疆。

王蒙：您就是要送我走的那种感觉，您怎么还没走啊，就是。

窦文涛：我每天这个微信里收到这个王老师，您看这个不但是游泳，每天1万步，每天1万步，天天向我报告。

王蒙：不是，最高的时候1万步，那个不够的时候不到1万步，就是八千多步。

梁文道：八千多步也厉害了，我半年都走不掉八千多步。

窦文涛：咱们这个珮瑜老板头一回见到之后呢，我觉得有点像个小仙儿，我们最喜欢长的脸长成这样。

王蒙：是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这种中性的打扮你是怎么考虑的？

王珮瑜：这个内外合一嘛。

窦文涛：这个我听过很多关于她的这个传说，就是当时这个谭元寿先生，就是站在这个侧目条这儿，听她唱过一回说，这不是那个孟小冬吗，就感觉，所以她现在外号小冬皇。

王珮瑜：惭愧惭愧。

窦文涛：但是听说您自个儿还挺不高兴。

王珮瑜：没有没有，因为这个小的时候，孟小冬先生是我的偶像，过去大家知道京剧界就是男性演女性的角色为主，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女花脸，女老生，以孟小冬先生为主、为代表。那建国以后呢，专业国家院校就不培养男旦和女老生了。

梁文道：为什么呢？

王珮瑜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后来的那个专业的院校就不培养了。我是90年代初去考戏校，开始接触京剧，但是后来就他们说这个你多优秀，咱们也不敢收，后来觉得我这个条件确实很不错，就在招生简章里面修改了一条，说如有条件特别好的可以择优录取。

梁文道：就不管性别了。

王珮瑜：不管性别了。

梁文道：就原来其实性别还是管的。

王珮瑜：管的，当然我那届报考的一千多个学生里面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女孩子学老生，所以其实这一条是为我改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可以给你们听一段，听一段什么呢？就是陈凯歌导演拍这个电影《梅兰芳》，里头不是有黎明演的梅兰芳跟孟小冬俩人是有恋情的。

王蒙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对唱一段，对唱一段，那么唱这个旦角的自然就是梅葆玖，玖爷了是吧，但玖爷当时挑谁唱这个孟小冬呢，就挑这个瑜老板，所以有这么一段戏，你们可以看看，听听。

观看电影《梅兰芳》片段

窦文涛：这还真是个问题，那王老您看，就是说刚才咱就接着这个话来说，中国的这个京剧，这个男扮女、女扮男的问题，您站在世界文化的视角，您怎么看？

王蒙：正好，我就想起什么来，这个过去我听过周总理说到这个事儿，就说这个旧社会的，我们说旧社会吧，这个女性上舞台演戏，她有时候阻力非常多，受到很多打击，所以呢都是很多地方或者都是男的来扮女性，那么到越剧呢。

王珮瑜：全女班。

王蒙：都是女的扮男性，就是不要这个剧团里有男有女，觉得这个就非常不方便，甚至于非常不道德，就有这种说法。我想起一个可乐的事儿是什么呢？就是80年代法国文化部长，就是我在政协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当文化部长了，但是当年他在巴黎接待过我，他就忽然问起我这个问题来了，说现在中国这个男性戏里边演这女角儿的有没有什么有名的？

我就按我从周总理听到那个，我就给他解释，我说过去因为男女不方便，封建社会，他跟我抬杠，他说我不怎么看，他说男演女和女演女各有各的风格，各有各的魅力，女演男和女演女也各有各的风格，各有各的魅力，中国的这个男演女千万别没了，因为它不一样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王蒙：我一听我也是，现在叫什么脑洞大开。

窦文涛：脑洞大开。

梁文道；脑洞小开。

王蒙：脑洞小开，我觉得对啊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外国的流行歌曲里头，如果说是一个女的歌唱家、一个女的歌手，她出来带点儿男生，那可了不得了，那全场都疯了都，是不是。

梁文道：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，很独特的一个演艺传统，就其实不止中国，所以亚洲很流行，就是日本歌舞伎。

王珮瑜：对。

梁文道：不就很多男的演女角吗，那个坂东玉三郎，比如说这几年在中国不是很有名吗。像这些都是，其实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说明我觉得是有道理的，就我们曾经有段时期，可能就像刚才王老说的，是觉得这是腐朽的、旧社会的做法，但其实它有个什么道理呢？

从艺术上来讲，女人演男人她其实会有时候往往比男人演的更好，道理在哪？因为男人是不自觉的在做男人，但是当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需要自觉的去把那个理想中的，或者艺术中的男性形象塑造出来的时候，一个女人来掌握他，一个不同性别来掌握、来观察他看到的男人，他比男人更懂得男人走路说话声音是什么样子，那个情感是什么样子，反过来也是一样，所以你看以前所有的戏曲里面最有名的角，几乎都多多少少，我们看到数大概有一半都是这个情况，是有理由的。

王珮瑜：没错。

窦文涛：那瑜老板，你以一个女人认识这个老生，就是认识老头儿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

王珮瑜：其实呢，王老您也知道，就是京剧咱们从小的训练体系，它不是先让你揣摩性别、揣摩个性、揣摩情感，我们先练技术。

王蒙：练技术。

王珮瑜：捋髯口，弹髯口，走脚步，跑圆场，拉山膀，云手，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按照这个系统的规范完成，你把这些零件组装到一个剧目当中，在舞台上表演出来，观众就相信这就是诸葛亮，这就是程婴。

所以我们是先有技术，把技术都完成了以后，逐渐再去揣摩个性、人物、情感，所以我觉得京剧之所以伟大，是在这两百多年的过程当中，不断地锤炼的是这个技术、艺术，然后才可以变成说，大家相信。

窦文涛：中国的这个系统很有意思，要不说是世界几大演技系统之一，你比如说你像意大利的那个美声，就是男高音、男中音、男低音，女高音、女中音、女低音，它是分这几个声度，咱们这个京剧里边儿叫什么呢？叫什么大小嗓？

王珮瑜：老生是我们叫本嗓，就是比如我说话就是这个，基本上来一点，就比如说老师训练我们，把喉结放下，底腔，底下的这个丹田拖住，用足胸腔、腹腔，有脑腔，有鼻腔、有这个中低音都有，把这个老音压出来，就是老生了。

观看京剧《秦琼卖马》片段

王珮瑜：所以叫大本嗓，旦角就用假嗓。

观看京剧《御碑亭》片段

王珮瑜：然后小生这个行当，京剧小生行当很有意思，就是大嗓和小嗓结合，叫龙虎音。

窦文涛：龙虎音，那是什么个音呢？

王珮瑜：我学不来，就是他有时候，因为他这个小生这个行当主要是刻画那种在变声期的青年男子，他变声期的青年男子，就是大家都有感受，他是那种有时候接不上，那个会出鬼音。

观看京剧《白蛇传·断桥》片段

王珮瑜：小生的声腔就是，模仿那个变声器的男孩子的阶段，塑造的、创造出来的，那么成年以后，男人成年以后就变成老生了，所以就是本嗓。

梁文道：这太有意思了。

窦文涛：这个有意思吧。

梁文道：这太有意思了。

王蒙：这个我这完全外行，我问您，比如说这个《四郎探母》里头是吧，它里头这个杨延辉他有一句什么叫小番，没错，那是假嗓的吧。

王珮瑜：我跟您说这个也特有意思。

王蒙：这特漂亮，我听着可真漂亮这声。

王珮瑜：对，这个站立宫门叫小番呢，是《四郎探母》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亮点，叫嘎调，这嘎调好像就是我们，说西洋的这个唱法里面就是HighC什么的。

王蒙：对，HighC给人那种感觉，类似这种。

王珮瑜：就最高的，对，不能再高了，有很多人是用完全是用本嗓唱的，我就是用本嗓唱的。

王蒙：真棒。

王珮瑜：有一些演员，老生演员他们的这个声腔的技巧更丰富，也有，那么他在嘎调的时候，他会用一些类似于用那种特别左的，就是介于真假之间的一个音来唱这嘎调，也很好听，这个是每个人的，我们有没有耳福听听。

王蒙：您来一嗓子。

王珮瑜：站立宫门叫小番。

窦文涛：这是这么一个调。

王珮瑜：但是我们在台上会放大。

王蒙：那个郭建光那个《声震芦荡》（样板戏）也有点这个劲。

王珮瑜：也是这嘎调，这个老听众，过去就是说这个《四郎探母》一出戏里边，比如说第一折叫坐宫，坐宫里就听这嘎调，前面什么“四猜”了，俩人对唱了都打瞌睡，过到快40分钟时候，醒醒听嘎调了，万一要唱破了呢，起倒好，很多会唱破音的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个我发现过去这个京剧的这个角儿，他有他特有的一种面子，或者尊严呢，我经常听见就有那种传说，就比如说谁听了谁唱的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说得了，我这辈子不唱这出戏了。

王蒙：对，因为他没法跟人家比。

窦文涛：这你说是个什么心理，这算狭隘呢，算开阔呢。

王珮瑜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心胸，比方说谭富英先生，听了孟小冬先生在1947年最后一场《搜孤救孤》以后，就说《搜孤》这戏我再也不唱了。

窦文涛：好像是说梅兰芳先生在他的那个自传里就讲过，你有时候很难理解这种表演状态，他就说他到晚年的时候，每次上台。

王珮瑜：跟刑场一样。

窦文涛：是吧？

王珮瑜：对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像上刑场一样，他那样的大表演艺术家，为什么还有这种感觉呢？

王珮瑜：他就是说以大师们的说法是，越到那个层级，越到那个境界，越觉得难，越觉得不容易，而且越想那么多人喜欢我，期待我的演出，我不能辜负大家，但是可能因为年事慢慢高了，或者是自己气力不足，不是每天状态都这么好的，所以就生怕对不起观众，对不起自己这三个字。

王蒙：最近我看了一本长篇小说，它叫《主角》，他是写的是秦腔，是西安一个哥们写的，他因为他一直在剧团，他里头写这个唱戏的人呢，他写的也是新社会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他写的是什么呢？他写唱戏之苦，因为秦腔里头我不知道京剧里有没有这种，就喷火什么的这些东西。

王珮瑜：有有有。

王蒙：那个喷火那个对这个肺的污染，对这个。

梁文道：啥叫喷火？

王珮瑜：吐火。

窦文涛：从嘴里头。

梁文道：那个叫喷火。

王蒙：嘴里噗就出来是一团火，他说那个，他这个主角每次演这个的时候，演完了以后一回去就先吐，把肠子肚子全吐出来，回去再接着演，再接着演，写其中有一个人他演完了这些以后，回去以后他不能动了，他不能动了。

可是下边鼓掌的声音太大，他不谢幕不行，这个团长就说抬出去，抬着也得去，就是这个轮椅，但是他自个儿转不了，几个人围着抬着去，然后在谢幕的时候，他眼睛闭上了，死了，我就想这个，你说你这个，它那种行业的那个死规矩。

窦文涛：这真是戏比天大。

王珮瑜：戏比天大，死也要死在台上，我们经常说。

王蒙：您说是不是。

王珮瑜：是。

王蒙：他虽然说的是秦腔，他对戏曲演员，他了解的太多了。

王珮瑜：太深。

王蒙：那里头可笑的事，互相不服气，互相嫉妒，那低级的事也不少，但是那个一真到唱戏到了这个头上，那个就是命可以不要。

梁文道：这就是专业伦理。

王蒙：戏不能丢。

王珮瑜：没错，就是我们接受很多的梨园家规、教训，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从小说实话唱戏的孩子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行业自尊心或者对自己咬牙吃苦的这种劲头非常了不起。

所以从小就是说，你甭来这一套，上台你就是角儿，底下可以打打闹闹、玩儿，都没关系，上了台目空一切，戏比天大，你要是我们经常有，比如说今天确实腰间盘突出，骨裂骨折继续上台，这种事儿太多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就是说这里边呢，还有一个人性的阴暗面，也不一定阴暗面，就是人性之常吧，我觉得你说这个戏比天大，它接下来一个问题呢，是谁的戏比天大，你明白吗？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过去听很多，这个角儿跟角儿。

王蒙：那太厉害了。

窦文涛：王不见王，或者说。

王蒙：那个太厉害了。

王珮瑜：您也了解。

窦文涛：不能同台，按说就是，你觉得这个的这种戏班子文化，因为我现在听一些导演跟我说，他说中国这个戏班的文化影响深远。

你别看现在什么电影电视剧，他们认为那跟很多剧组里的这个气氛，就是中国的戏班子，听一人的，这一人也许是一个大导演，反正得是一最牛的，对吧？或者是一大角，到最后所有人，任何各工种就以他为尊，他是这么一种机制，你对这种机制有体会吗？。

王珮瑜：体会非常深，我们京剧就是角儿的艺术，就是围着角儿转，过去为什么叫，现在大家管我叫瑜老板，其实就是模仿，我就是特别向往那个，过去角儿们挑班成老板的岁月，我们今天是人民的艺术家，不兴这个，但是我们骨子里有那种老板情节，我也有老板情节。

窦文涛：表现在哪儿？

王珮瑜：表现在的就是我也想，我是一角儿，我养着这个班子，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观众反馈说了算。

窦文涛：但是在你的这个成长道上，我发现你也有一阵儿，就是说跟这个体制较劲的。

王珮瑜：较劲。

窦文涛：就是她年纪轻轻，上海京剧院一团副团长，就是好像你二十几岁的时候。

王珮瑜：24岁。

窦文涛：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角，就要自己出去挑班，就觉得说我自己干吗不能像原来的戏班子一样，结果最后碰到的是什么？

王珮瑜：就是没有人跟你合作呀，你想走，结果你所有遇到的剧场、媒体，都是体制里的呀。

窦文涛：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过去的戏班子这一套是不适合了吗？

王珮瑜：纯粹的那种戏班这一套在今天是不适合的，因为这个是市场的需求的关系，就没有人愿意，没有人那么多人天天必须要看戏，可是今天的观众必须天天要看电影。其实这个市场，它就是量级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王蒙：对，这个现在很明显，过去你看的那个话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日伪时期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出版物叫《三六九画报》，就每隔三天，您听说过。

梁文道：我听说过我听说过。

王蒙：《三六九画报》，那时候的印刷也非常差，但是每一期一打开都是京剧界的角儿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王蒙：名伶。

王珮瑜：那是京剧界的那时候的角儿，就是今天的流量艺人。

王蒙：它那个时候京剧界的角儿他代替了选美，是吗，是不是，代替了电影明星，现在分散的留给京剧界的这个，你根本就不能够相比。

梁文道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舞台。

王珮瑜：舞台其实是小众的。

梁文道：纯粹商业舞台其实非常少。

王珮瑜：是的，是的。

梁文道：非常少、

窦文涛：这个王老师您说，您这一辈子就经历了等于说一种文化，包括这京剧是从鼎盛您都见过那个风光，然后到今天，有些人说是不是说衰落了，或者说受众越来越少了，您对这个。

王蒙：这个也一言难尽，受众少了，那比过去当然少多了，你那个东西多容易接受是不是，流行歌曲、电视剧，我没事我看电视剧，看那个肥皂剧看的都比这个戏曲多，但是说戏曲说是就衰落了，不见得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王蒙：真有喜欢的，它无法代替，你怎么能用电视剧代替呢？你要真钻到了这个，您要真成了戏迷，那电视剧就味同嚼蜡了，那简直开玩笑，那糊弄人的那是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，这也是我一好奇，就是说我是，你看今天咱们说看电视剧是爱看，但是我没见过，就是当年京剧票友那么大的瘾的，我对这件事很好奇，因为我看过很多掌故，你比如当年的一个银行董事长，或者像是咱就是著名知道的所谓民国四公子这张伯驹。

梁文道：或者齐如山。

窦文涛：他这个票友，包括清末民初的这些清朝的这些亲王，就是说他这个票友的程度能够达到专业的水准，甚至于还有就是说他最过瘾的，就是说我这一辈子的梦想花多少钱都行，但是比如说我找余叔岩，找谁，梅兰芳或者是找这个王瑶卿还是谁，跟我一起搭这么一场戏。

天哪，我记得张伯驹有一年过生日，做寿就来了，因为就是说张伯驹他是名票，据说他确实是对戏剧研究很深，但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他这个在台上嗓子声音小，说只有第一排的人听得见，后排听不见，反正就是说他这个是个大票友。

到最后当时他印的这个海报，我一看当时的四大名角跟他一起配这个戏，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巅峰。

王珮瑜：巅峰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这种票友，他迷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他这种瘾是怎么回事呢？

王珮瑜：这个京剧的票友是一个特别的特殊的人群，票友呢，很多今天的票友我是说，不见得进剧场看戏，因为票友都有一种，有一种得意，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过去也是这样，就是票友会觉得我的荣耀不是去看戏。

我的荣耀是我也会唱你这个名角儿会的戏，以及我可以不用买票看你的戏，但是我可以请你吃顿饭，或者我可以成为你的入室弟子，这是他的荣耀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，所以它是一辈子的事，迷上戏就一辈子，张伯驹先生就是一辈子就听余叔岩，别的都不看。

窦文涛：她就是算余派艺术传人。

王珮瑜：我是余派传人，对。

王蒙：这个您现在比较一下，就看得出来，咱们老一辈儿的，就包括国家的那些领导人，都爱听戏，毛主席爱听戏是吧，刘少奇听戏，周恩来总理，他倒相对地来说他广泛一点，因为他对电影也有兴趣，话剧，北京人艺的话剧他一定都去，但是当然他对于什么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程砚秋，他的这个热情非常高。

到后来邓小平也听戏，而且他和有很多，我知道有很多大的咱们这个艺术家，也都有很好的个人的这个来往，朱镕基总理拉胡琴，到现在。

王珮瑜：拉的特别好。

王蒙：他拉得，说是拉得已非常好了。

王珮瑜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，会跟朱总理一块玩，他拉我们唱。

窦文涛：那真是到票友的这程度了。

王珮瑜：他绝对是知名著名的京票。

王蒙：过瘾。

王珮瑜：过瘾，高兴。

王蒙：他肯定他过瘾。

王珮瑜：对。

王蒙：这种过瘾不是，你不能一天只是吃好东西，或者是看电影，他是他能投入进去，这是说上边。

在底下的呢，我这咱们之前呢，我跟咱们瑜老板说这个，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过大过年，过年期间你在这胡同里一走，商店都关门了，哪有过年期间这营业的，只有药房营业，医生营业，这个当然必须，它这个窗户都上着木头板，可是里头锣鼓喧天，胡琴在拉，不管他唱的好听不好听。

梁文道：总管在唱。

王蒙：就嗡哇地就在那儿唱，从白天唱到黑夜就在那儿唱。

梁文道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你没有听过，比如说西方喜欢歌剧的，愿望是自己上台唱一回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梁文道：就只有京剧有这个，就没有别的艺术说，我这么爱干，比如说一般看电影的影迷你问今天那些，比如说你说Angelababy的影迷，你会不会想做一回她演的戏，你不会，就可能只有马云就会我也搞个武打片，他算是现在票友，但要不然一般不会，这真的太特别了，这个很特别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算不算是，就是所谓程式化表演的一种魅力。

王珮瑜：反复咀嚼。

窦文涛：反复咀嚼，你像今天很多年轻孩子，他可能也会觉得，说那有什么好听的，遍遍都一样，在他一个粗的耳朵听起来，遍遍都一样，是不是都一样呢。

王蒙：它看的是角儿啊。

梁文道：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看的是角儿。

王珮瑜：没有一遍是一样的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你学的每一句的这个唱腔，它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呢？

王珮瑜：这个当然是它有一定的套路。

窦文涛：那你每一次唱的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儿呢？

王珮瑜：比方说我今天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我今天本来应该拉八板，我今天四板行不行？这就是区别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叫八板？

王珮瑜：八个节拍，我可以拉八个节拍，今天我就是这儿，我不想要个好，我就两板、四板，我就是就过了，行不行？当然行，这就是区别。

窦文涛：你看它还有一种互动关系，什么叫不想要个好。

王珮瑜：我无所谓，就是我昨天想要，我今天不想要了，行的呀。

窦文涛：怎么叫想，我这主持人也感兴趣，怎么能想要就能要点好呢？

王珮瑜：演员是这样，就是只要我想让底下叫好，死好，跑不掉，他得有这种把控场面的能力，这才是好角儿，如果要了半天也没叫好，肯定你还不够成熟，至少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，也不了解观众的情况，也不知道观众要什么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像咱知道有的那个演员，这个他是上台他要好，他是直说给点儿掌声呗。

梁文道；那是现在LOW的那种是吧。

王蒙：你这个有点。

梁文道：有点像做节目主持人，来个黄段子，就这要好了。

王蒙：那个太不好意思。

王珮瑜：这挠痒痒不行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这个你是通过唱这一句，你就知道肯定得打到好。

王珮瑜：当然这方面有很多的因素，有可能是经验，有可能是通过老师的讲述，有可能是通过看文字的资料，或者通过录音录像的资料，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整个戏里面最出彩的，怎么可能没好呢？其实大部分还是通过经验来的。我此前100场这个地方都有好，那它一定是一个可以叫好的地方。

还有补充一个就是，京剧票友的这个人群是一个特别很有意思，就是这些人会整体的，把京剧的文化气质或者文化水平往上推，是在梅兰芳先生他们那个时代。

余叔岩先生身边有张伯驹，梅先生有齐如山、冯耿光等等这些先生。

窦文涛：就是大知识分子。

王珮瑜：程砚秋先生有罗瘿公等等这些，都是知识分子、大票友，喜欢而且不遗余力，不计回报的来做京剧艺术的，做京剧市场的义工、志愿者，所以才有京剧行业在那几十年的繁荣。

窦文涛：其实您说就是说现在，很多孩子当然他对游戏的兴趣比对京剧大了，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呢，这人反正就是这样，这个世界上的菜有很多，王老经常讲你胃口宽一些，是自己有福气，对吧？就是说我多好这一口，但是问题在于多好这一口呢，你也得有一个敏锐的感官。

我现在觉得你要，其实我可以说从40岁之前，我也不懂欣赏京剧，但是很奇怪，就要说过去年轻的时候我老喝可乐，都不喝水，但是到了40岁，自然就喝起茶来了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，它不是说一个新陈代谢，而是你就很自然的。

王蒙：有一个过程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看我的40岁之后，就越来越爱听戏，他们就说，说40岁之后能吃细粮了，就是你能琢磨一些个这个里边潜藏着的一个味道，你比如说我老跟他们讲，我有一次突然意识到京剧的这种形体美，这个造型美，我是什么呢？

看了一个当年中国有个导演叫费穆，费穆拍过一个梅兰芳先生的电影，然后那个人给我的电影资料，那个碟老卡，就是跟下了雨似的，哗啦啦啦啦，卡卡卡老卡，

但是因为它老卡，我最后看出惊叹了，就是说梅先生他的任何一个动作定格，就等于它机器给我放碟老卡，我发现他定格的那个姿态。都是一个最美的造型。

我的天，这我就后来意识到，就是说齐如山先生整天在他身边就琢磨这个身段，就说这个怪不得当年说梅兰芳去美国演出，就是这一出场，那帮老外就看着就惊叹了，你想穿的这么漂亮的这么一个，你想我站在老外那个角度。

梁文道：没见过那种表演方法。

窦文涛：东方的，他的整个光是看形体，不用听他唱什么，你就惊呆了，这一种造型美就不得了。

梁文道：而且其实那个时候，中国京剧在世界上影响，是带来了西方戏剧艺术的革命的，就是说因为以前西方传统戏剧，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什么导演，怎么样，但是对于演员到底该做什么，演员是个什么什么样的存在呢？

其实是接受到像看了梅兰芳的戏之后，在美国、在尤其当时苏联反响非常大，就整个后来的一个新的革命的剧场运动出现，就是认为演员是中心，就是有这么一派，就绝对要从演员的训练、锻炼开始出发，反而导演或者甚至编剧完全是可以从演员，今天还有嘛，今天很多这种西方戏剧，是透过演员的即兴互动来组织整个剧出来。

窦文涛：它影响西方戏剧。

梁文道：影响西方戏剧的，可是我想说回一件事，刚刚讲票友，我觉得有个有意思的地方，我回想一下，其实西方也不是完全没票友，但肯定歌剧没有，什么东西有呢，古典音乐有。

但是这个我就讲到票友跟这个角儿之间，跟京剧艺术之间这个关系，怎么样相辅相成？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，大家都说19世纪维也纳是音乐之都，就西方古典乐的大咖全聚在那儿了。

但是它之所以成为音乐之都的主要理由，是因为它有数量最多、第一流的观众。就是台上，比如说李斯特在弹钢琴，他不能弹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台下的人都会谈，那我们都会弹这个东西。

王珮瑜：这跟京剧一样。

梁文道：我买票进来你得弹多好，我才能买票进来你想想看，就所以说我觉得京剧最辉煌的时代大概也就是这样。

王珮瑜：是的是的。

梁文道：台下个个都觉得自己，我大概也能唱两嗓子。

王蒙：都能跟着唱。

王珮瑜：大合唱。

王蒙：跟着打着点子敲着腿，起码敲着大腿，他听到一段戏的时候，他要敲大腿。

梁文道：因为你台上不能不好。

王珮瑜：对，现在我想说这个目前来说，市场最好的、最像那个时候的京剧戏园子的还是天津，现在。

窦文涛：天津人。

王珮瑜：天津。

窦文涛：天津人都会说相声是吧？

王珮瑜：我们去天津演出，底下观众坐的就是，你就是该哪儿叫好、碰头好，还是说嘎调的地方叫好，或者说你在什么地方，从来前所未闻的地方，他都给你叫个好。

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天津观众，有一个戏您知道，《奇冤报》就是《乌盆记》，《乌盆记》有个僵尸，僵尸是这样的，往后倒，然后倒到一定，啪，哒，挺身，倒地，一般是倒地以后，观众这个僵尸真好，鼓掌喝彩。天津观众是这样的，啪，哒，稳住。

窦文涛：稳住，这是内行。

王珮瑜：特别内行，他都知道什么节骨眼，而且他知道这一下不会晃，晃你范儿，你还能万一。

窦文涛：他给你加了劲。

梁文道：给你加了劲，稳住。

窦文涛：稳住。

王蒙：这反过来说，也有最怕天津这一码头的，因为他喝倒彩，你那点你不在行了，你那点漏了怯了，喝倒彩，喝了倒彩真让你站不住。

王珮瑜：跑到台口指着台上，你这是嘛呀，他真骂你，就这样，你这是嘛呀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说这一种票友，跟咱理解的粉丝不一样。

梁文道：不一样，不一样。

梁文道：你看那一天咱们聊的那个。

王蒙：粉丝起哄，什么都听不见在哪儿闹。

王珮瑜：粉丝是比较比较狂热的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你偶像你甚至这一句没唱首音，你唱走音了，他不允许你骂他，你怎么敢骂我的偶像，但是你看票友我可能迷你，但是你别拿我当外行，你别蒙我。

王珮瑜：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一种文艺批评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气，只不过他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个很这很有意思，所以我那阵要不说我也是老棺材瓤子去了，就是有点跟不上趟，我也跟他们讲，我说这个粉丝现在都是流行词，可是我更喜欢知音呢。

就是你知道过去，你记得有个著名的成语叫周郎顾曲，就是说这个周瑜说是也是懂音乐，饮宴的时候，旁边的琴师弹错了一个音，马上周瑜看一眼，其实这个琴师心里觉得很知音呐，你听得懂我，你听得懂，就像咱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伯牙子期，高山流水觅知音，就是说没了你，我把这琴都砸了，世界上没人听得懂我琴中的奥妙，你说这一种知音。

王蒙：作诗还这么说的，是为了获得周郎一顾故意谈错一点儿，你一弹错这儿，周瑜瞪眼瞪他一眼，他看见周瑜了，周瑜又是帅哥又有气场，又有魅力，我这儿弹着琴呢，你看得见周瑜的正脸吗？啪弹错一个，他立刻就回过头来了。

梁文道：还有这种说法。

窦文涛：所以咱们实际咱们聊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了，就是为什么这京剧大师上台都压力大，你明白吗？他知道台底下的人懂，他要是不是说我假唱，或者说像今天说的我能糊弄你一个，反正你们也不懂，他这个是，他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演者与听者之间这样一种。

王蒙：是的。

窦文涛：甚至你觉得他有点人格对等的这么一种关系。

王蒙：这太好了，你说的这个人格对等太好了，我听你的，你是真有本事我服你，你如果露出来了这方面比较差的，我马上我就给你颜色。

梁文道：所以而且我觉得这里面，那个票友那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，这种人就是平常讲的业余爱好，什么叫业余呢，业余今天我们理解好像很负面，就很业余，其实不是，这个业余只不过指的就是他不是干这行，他只是不靠这吃饭。

王蒙：不靠这挣钱。

梁文道：但其实他又一样很爱。

王蒙：是。

梁文道：而且说不定也修到一定的造诣，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你就比方说我记得崔健，就到我这节目，他就老说这个问题，他说我现在都多少年了，我到哪演出呢，底下都喊着一无所有。他说一无所有我唱了八千遍，还是一无所有。

他说这倒没有什么问题，问题是什么呢？你会感觉到这个知音是不是在减少，因为什么呢？这确实有个问题就是说，他说我在我的音乐上要进步，比如说我在现在最新做的音乐，其实音乐性更强了，里边的配器编曲，我在我的这个专业上走的更远了。

但是他说你走的很远了之后，当年爱听《一无所有》的那些人，他们在这个音乐的这个地方，他们没有跟我同步在走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现在这个我不爱听，对吧？我就爱听那最熟的那个就完了。

梁文道:所以这种情况呢，我就觉得我不认为，比如说你爱听这种歌，你叫做容易变成叫做嗜好，什么叫嗜好呢？比如说嗜好是什么，比如说你爱看打网球，你看到一个网球明星，但你自己也打，然后你还看爱看网球公开赛，这叫嗜好，你爱听戏，你自己来两嗓子，这叫嗜好。

但是你别说，我就喜欢看谁的电影，我就打开这个电脑我就坐在这呆看。这其实不叫嗜好，嗜好是要自己也爱，而且试着要做，而且这个做上去你还是有境界的，是有一个进程的，这个叫嗜好。比如说喜欢文学，那自己试着写，这个时候就叫嗜好了。

有时候我觉得，过去我怀念的不只是京剧，而且是这京剧的辉煌时代，而且是它代表了那种，就很多人还有那种嗜好的年代。今天大家只有消费，没有嗜好。

王珮瑜：没错没错。

窦文涛：所以什么事啊不能只看一时，得看长久。长久也不够，得看安全，还得安全吧，你光安全了也不行，你得有运气，得有福气是不是，光有这个也不够你还得有特色，合起来叫什么？长安福特啊。

作为这个观众，其实你某种程度上能不能讲，他是具有高度的京剧美学修养的人。

梁文道：那当然。

窦文涛：虽然他不是干这行的，这种人让这个创作者感觉心里很甜。

梁文道：是啊。

窦文涛：但是压力，比如说王老师您说您作家。

王蒙：是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我听一个作家，就是他挺有意思，他说我写小说，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大多数的所谓大多数的读者有什么看法，他说我最怕的就是丢人的，就是我那些个我重视的朋友。

王蒙：隔靴搔痒的东西无所谓，你爱说好说坏也，当然也可以参考就是了，但是如果一个你真正非常尊敬的，或者你也非常喜爱的这样一个读书的一个人，对你表示失望，你还是觉得挺丧气的，这个事。

梁文道：对对对，我完全同意，因为我自己做节目有个坏毛病，我做读书节目什么坏毛病，我常被观众指出过很多次，就是我常常说一句话，爱有个口头禅就是说，这事大家都知道，结果后来我说出来的事，其实没什么人知道，然后就说你这什么意思呢？

王珮瑜：所以你写的常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

梁文道：对对对，大概有这个意思，但他们就会说。

窦文涛：众所周知，实际没人知道。

梁文道：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这是不是要炫耀呢，其实不是。

王珮瑜：对，有点鄙视链顶端的意思。

梁文道：其实不是，为什么呢？我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，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期节目，讲这个玄奘西游记，讲他大唐西域记，然后里面讲着讲着就说到后来他建的这个唯识法相宗，在中国绝了怎么样？其实讲的深了，但是我仍然口头禅出来，这个大家晓得，所以观众又骂，这谁晓得，什么叫法相宗，我为什么这么讲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不接地气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是因为就像刚才几位讲的一样，我做这种节目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到了懂这事儿的那几十个人，我看他们书的那些专家学者，我怕他们看了我这个节目笑话，我就不敢多说，我说这事我就不多说了，反正大家都知道，这大家指的就那几十个人，就心里面总存着他们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你假定观众是谁，我觉得现在瑜老板其实就碰到这个问题，就是看来呢，你现在觉得你也不能假定，就是给那个少数票友唱歌，那更多的呢，没有这个耳朵，没有这个眼力价儿的，我不知道好在哪儿的，更多的人你怎么吸引他们呢？

王珮瑜：其实这是一个对我来说，个人成长的一个我自己很在意的一件事，其实我的专业的这个道路上，我的老师好比说我有20个老师，差不多有比例是12个左右的老师都是票友，您知道尤其是余叔岩先生的余派艺术，因为在专业的演员当中没有纯粹继承他那东西，完全在舞台上。

你比如说杨宝森先生也好，谭富英先生、孟小冬先生、杨宝森先生这些人后来都各成了一家诸侯，就纯余，老余十八张半的余叔岩，说实话我想要这个拜访的老师真的不多。所以呢，以张伯驹先生为代表的于先生身边的这些，盘桓在他身边左右的这些知识分子、大票友，非常好的把他的东西就是唱和念的这个部分保留下来、收藏起来。

那么他们有很多后学者，也都是知识分子，所以我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不可能教我怎么指、怎么捋髯口，然后怎么走脚步，不会教我这个。但他告诉你，这个腔和那个腔的区别，这是余，那个不是余，这当中有什么差别，不是哆来的问题，是味道、劲头的问题。

窦文涛：你能不能给我开开蒙，就是我一直好好奇他们说几派，就比如说余叔岩先生的这个艺术，我景仰已久，但是他跟您说的另几派，您能举出这么一句唱腔，给我说出他到底这个味不同，你比如说我不懂的人，我听起来差不多。

王珮瑜：比如说我们老生比较常见的那几个流派，余派、谭派、马派、言派。

窦文涛：您就举两三派就行，就说同一句您能给我们讲讲，或者说演一演有什么不同。

王珮瑜：比如说咱们就说《搜狐》吧，这个戏，马连良先生唱过的《赵氏孤儿》，“白虎大堂奉了命”，余叔岩先生也唱过，也有同样的一段唱两个版本，余叔岩的版本是这样，白虎大堂奉了命，就是这样，这是余。

比如说马先生，马连良先生之所以伟大，是在天下都是谭余一脉的时候，他出来一个马派，他其实非常聪明这个人，就我也要唱这个戏，但是我要跟余先生不一样怎么办？他做了很多的脑子，比如说扮相上做了区别，这个剧本上做了扩充补充，他的白虎大堂是，他加了一个字儿，“在白虎大唐奉了命”，这就变马派代表作了，在白虎，其实是从余来的，但加了一个字，然后在运腔上通过，他自己的设计。

窦文涛：我是觉得好像是不是，您刚才讲这个马派更圆润一些。

王珮瑜：圆润华丽一些。

窦文涛：好像余派更抑扬顿挫的这种。

王珮瑜：就是直接一些。

窦文涛：王老，您能感觉到这味儿不同吗？

王蒙：我这水平太低，反正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京剧里边的学问呢，它像大海一样，我们现在领会的或者议论的，或者在报上看到的，甚至于写成教程的，只是其中一部分。

王珮瑜：是。

王蒙：且还没研究够呢。

梁文道：可是我有时候我又担心一件事，就是是不是京剧我们今天呢，就我也很矛盾，我们都知道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，但是今天是不是有一个矛盾，就是如果我很跟年轻人说，想要推广年轻观众来看的话，越跟他讲是艺术，他越怕。

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因为他为什么今天比如说看网剧，他觉得很方便，他觉得我下了班，我休闲。

王珮瑜：轻松。

梁文道：轻松嘛，他一想到是艺术，就得先洗个澡吧，焚香沐浴吧，他得有那个要去看艺术的心情准备，坐在这儿，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看戏的。

王珮瑜：其实京剧是一个特别娱乐的东西。

梁文道：是啊。

王珮瑜：只不过今天比它更娱乐的东西多了，就显得它艺术了，其实京剧你看，“娘子不必太烈性，卑人言来你是听，一言不合就是你是谁，我是谁，放马过来”。特别通俗易懂，我其实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就是我在做一个京剧的大众化的传播。

你经常会跟那些完全不懂戏的，只看网络综艺，或者是打游戏的小孩儿去跟他讲京剧，就是会遇到您这样说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我觉得没问题，我就会跟他说，你可以继续玩你原来玩的那些东西，但是你可以学习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叫做克服欣赏的困难，你自己的灵魂，可能会因为学一些高雅的东西，或者学一些比较艰涩的东西，你会得到一些启迪。

梁文道：更大的满足感。

王珮瑜：蛮有道理。

窦文涛：这个王老师您看，我比较关心，就是像您这个年龄就是您的优势，您知道吧。

王蒙：是啊。

窦文涛：我有时候经常想，像您这么一个纵观80年的这个什么潮起潮落，是流行过很多东西。

王蒙：是是是。

窦文涛：今天您又整天在网上转。

王蒙：我也转。

窦文涛：您会有一个什么感觉？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互相矛盾的看法，比如说有的老一辈的人就是说，说这个再下去人就越来越弱智了，越来这个快餐哪，越来越脑残了，这将来怎么办呢？这忧心如焚。

但也有人说呢，世界一直在变化，很多以前出现过的艺术，现在没有了，古希腊的很多东西也都消亡了，消亡也是正常的新陈代谢，我们所珍惜的一些东西，不管你多爱，它可能也会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。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个年龄坎上，您怎么观察这个历史。

王蒙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消亡是正常的，就像人死亡一样，但是同时人是不希望自己死亡的，别人也不希望他死亡，如果他是一个好人，如果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我们也不希望他死亡。

至于京剧，我不认为目前有死亡的危险，它没有过去那么火了，这个没有，我说现在京剧死亡了不可能，很多戏还在这唱着呢，电视里也有人听，还有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就是中国毕竟还有广大的农村，是吧？你像京东这边，您说天津这边，说这个河北省的，你看什么地方，有的地方它时兴河北梆子，有的地方还是北京这边还有这评剧，它有。

但是京剧它还是最广的，还有东北人也喜欢京剧，山东也喜欢京剧，它有很多地方。

窦文涛：那对于刚才像文道说的那样，就是现在可能有些年轻人不喜欢费劲的，门坎高的。

王蒙：这个呢，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都存在，我就说发表过好多这种议论，我就认为这个网络的这种网瘾呢，网络、网虫实际上使人白痴化，当然了，那个广西的什么出版社，统计让大家的吐槽，我这个词儿我还念不对，是叫吐槽。

窦文涛：是叫吐槽。

王蒙：我老觉得它是吐槽，吐酒糟还是干什么？吐槽，吐槽的第一位大家说最看不下去的书就是《红楼梦》，四大名著都是看不下去的。国际上的四大名著也都是看不下去的，《战争与和平》是看不下去的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是看不下去的，那你要指着这些参加测验的人那就完了。

这不是刚刚死了的霍金吗？霍金他都说人工智能这样发展下去，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，我现在分辨不清。坏事的咱们再说，您又不能太提前做这个，你们该死了就必然会都死的，那怎么办呀？我现在也不希望他死，我希望咱们很多东西都别死。

窦文涛：但是似乎您感觉到，未来有一个人工的越来越有智，真人的越来越弱智，会有这个趋势吗？

王蒙：不是，它是另外一个话题了，是这样，制造这个人工智能的程序的人都是最尖端的，最聪明的人。

窦文涛：最聪明的人。

王蒙：你接受这人工程序的人，都不如制造的人，你差的远了，他制造要成功就必须拿你当白痴，拿你最简单的。

王珮瑜：其实是的。

窦文涛：这话说的深。

王蒙：美国的商品的特点就是他认为，他为什么受欢迎，所有的白痴都能用。

王珮瑜：是的，包括游戏开发者，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要拿用户当聪明人，假设他是白痴。

王蒙：洗澡也得越来越方便，开车也得越来越方便，吃饭也得越来越方便，什么都是越来越方便。什么都越来越方便，另外他有一批制造者、设计者，他们脑子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…可是这一些人他就玩了所有的人了。

窦文涛：这个可怕。

梁文道：所以这个就不是贫富差距，将来是这个智慧的差距。

窦文涛：这个王老师的提醒，就是说看来咱们要避免弱智，得抓住一些人类过去的智慧，这些你知道，文道我那天看见一个老师讲，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。他说有个词儿没翻译好，造成了很多误解，就是英文的classical。

梁文道：古典的。

窦文涛：他说我们翻译成古典的，他说但是实际应该翻译成经典，你看古典的很多人一听都是，以前旧的东西，糟朽的东西，但是经典我现在明白什么意思，你像今天瑜老板讲的这个，它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代代最聪明的人，最擅长此道的人，他反复打磨反复琢磨，于是他就成为一个这个非常经典的。

你比如说某种程度上讲，咱比如说周杰伦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，有可能，但是不知道，因为时间还不够。

王蒙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现在的一种流行唱法，你也可以。但是你有没有经过500年，500年不停的人在琢磨他这种唱法，琢磨琢磨，最后到了一种比如像所谓的古典音乐，你那个东西它就代表着完美，其实代表着就像咱们博物馆里的很多国宝，它代表着人类几代多少代的人类，凝聚的最高的智慧。

虽然门坎高点儿，虽然难点儿，但要是咱往这儿找一找，也许可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将来当傻子的命运。

王珮瑜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是不是。

王蒙：起码多听点儿京剧，也免得也可以推迟你白痴化的过程。

王珮瑜：这个说得好。

窦文涛：讲得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
END